实用经典

春秋战国超好看

用现代的视角　以故事说人物
以人物说历史　以历史说人性





以人性论史，以趣味解史。本书用现代的视野，讲述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的历史，运用三维结构梳理历史的多重形象，并试图透过分析历史事件，解开其背后所隐藏的玄机。此外，本书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使读者培养开阔的文化视野，从而更好地应对人生挑战。

君玉离　编著

全新的观点、现代的语言、诙谐的文字，真实再现春秋战国的兴盛与没落。

解读历史人物　还原历史真相　研读历史智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春秋战国超好看

（第二卷）

君玉离 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哭出来的援兵

在吴国侵入楚国的战争中，申包胥无疑就是那个扭转了时局的人。

申包胥和伍子胥二人本为好友，同朝为官，为楚平王做事。楚平王听信谗言，谋害伍奢、伍尚的时候，申包胥外出公干，未在朝中。伍子胥辗转逃难，在路上遇见了从宋国回楚的申包胥，此时楚平王所作所为已经传开，申包胥对伍子胥的遭遇也是心知肚明，二人相见格外尴尬。

伍子胥此时并未和朋友翻脸，他深知自己已经与过去的一切就此诀别，深知自己今后将以仇敌的面目出现在楚国面前，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尊严。于是他在申包胥面前发下毒誓，说自己将来一定要亲手埋葬楚国。这个誓言表明了伍子胥的心境，尽管他不愿意与朋友翻脸，但血海深仇背负在肩，人世间的一切都必须要为此让路，伍子胥除了决绝之外别无选择。

申包胥也别无选择，身为人臣，纵然君主无德无行，但心中家国天下的信仰不容侵犯。楚平王的错误，不应由楚国的百姓支付代价。而作为楚国男儿，更不能让自己的祖国倾覆在外敌侵略之手。诚然，老朋友的命运值得同情，但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天下苍生的福祉高于一切。于是申包胥叹道，“即使你把楚国覆灭一时，我也会将其重新振兴。”

就在这一誓一叹中，一对老朋友分道扬镳。在这乱世之中，各自以自己认同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诠释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

伍子胥历经磨难，苦苦地守候了十六年，在这十六年里，他洗尽铅华，学会了沉静。相比于十六年前那个热血青年，现在的他更能领会蛰伏的意义，他就像一把剑，每天都在完成自我历练和淬火，直到浴火重生的一刻的来临。

在这十六年中，申包胥经历了什么在史料中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他的生活太过平庸而不具备记上一笔的价值，但可以确知的是，他和楚国万千官员那样，为这个巨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助力。或许申包胥之于楚国，不过是一个小小齿轮。然而楚国之于申包胥，则是他人生的全部。

山雨欲来风满楼，楚国最终还是毁在了昏君佞臣的手里。相比于自己的老友伍子胥，楚昭王和他手下的那帮宵小之徒更要为楚国的覆亡承担责任，申包胥深知这一点。不过这对于他已经无所谓了，身为楚国臣，死为楚国鬼，裹挟在兵荒马乱中的申包胥诗中没有忘记他的国、他的王还有他的理想与志向。

伍子胥在这段日子里无疑是快意的，尤其是当他把仇人的尸骨从坟墓

里拖出，狠狠地抽上三百鞭，十几年的郁结在这一瞬间得以化解。这一切对于伍子胥而言都是应得的，没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独自熬过的那些不眠之夜。这三百鞭犀利而清脆，驱散了萦绕在他心头整整十六年的梦魇。

对于此时的伍子胥而言，申包胥的出现极为不合时宜，申包胥扎破了伍子胥心中业已膨胀到极点的快感。逃难中的申包胥，给伍子胥传话，斥责他对楚昭王的鞭尸之举既忘恩负义又无君无父。这番言论越过了伍子胥的底线，对于伍子胥来说自己背负深仇大恨忍辱负重之时，申包胥却过着锦衣玉食的太平日子，更无法理解他父兄被害的仇恨与痛苦，然而申包胥竟然在他大仇得报之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以道德家的嘴脸来进行说教。

不过伍子胥并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因为在他看来，申包胥不过是因为楚国的灭亡而乱发议论而已，不会有什么作为。伍子胥的回话高傲而充满嘲讽，他嘱咐来人说他谢谢申包胥，自己因为路途遥远而心情急迫，所以采取了在你申包胥看来倒行逆施的方式。

申包胥心知伍子胥已经压抑太久，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于是转变思路，前往秦国求救，希望秦国念在曾和楚国联姻的情分上帮楚国一把。然而秦国国君不愿搅这趟浑水，拒绝出兵相救。申包胥顿时陷入绝望之中，这个男人不知道如何才能拯救他为之付出了一切的祖国，终于，他无法再坚持这些日子以来一直伪装出的坚强，靠在秦国的宫墙外嘤嘤哭泣。

申包胥的痛哭不仅仅在于国家的破亡、百姓的苦难让他心如刀绞，更在于面对这一切的自己竟是如此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祖国被肆意蹂躏，自己的信仰为现实一点点吞噬。

哪怕是再麻木不仁的人也会为这个哭泣了七天七夜的人打动，秦国国君终于派出了援军，尽管只有五百乘战车。但这支军队，在申包胥的带领下，竟化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给予了楚国这个即将陷入黑暗的国家一抹希望和光明。

楚国得救了，申包胥和伍子胥的命运再度伸向各自的远方。申包胥选择了隐退，他拒绝了楚昭王的一切赏赐。这是一种姿态，希望向远方的伍子胥铭示自己的一片公心。这也是一种睿智，浸淫官场多年，他不可能看不清楚国的症结所在，深知此时功成身退是最好的选择。终究，申包胥也是一个活在矛盾中、苦苦求索却难以自解的人。

两个人的政变

白公胜，就是被费无忌构陷被迫逃亡的太子建的儿子。太子建在郑国

被杀之后，伍奢带着白公胜流亡吴国。而太子建的母亲，听说白公胜被带到吴国之后，就设计引吴军攻破了自己所在的城池，带着自己的财产，随吴军来到吴国，找到了白公胜，并抚养他长大。

白公胜在吴国一住三十余年，在这期间，他的祖国楚国因为连续不断的动荡已经元气大伤。吴国的连年用兵使得楚国上下疲于应付，国都被破、国君出逃更是奇耻大辱。虽然依靠着秦国和越国的出手相助避免了灭国的厄运，但是彼时的楚国，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统领南方、虎视中原的强盛国家了。

楚昭王逃过一劫之后重新执掌大权，并重用了自己的两个兄弟——子西和子期，一起治理国家，慢慢地让楚国恢复正常状态。

楚昭王死后，他的儿子楚惠王即位。惠王二年，白公胜回国这件事被提上议程。主张迎回白公胜的，是当时已经担任令尹的子西，他认为白公胜好歹也是楚国王室的嫡亲，如今楚国已经恢复元气，不应当再让他旅居国外。叶公子高提出反对，认为白公胜为人狡诈无义，并且时时想着兴风作浪，回到国内以后祸患无穷。子西却认为白公胜为人忠勇，令其守备边疆正是人尽其才。叶公子高坚持己见，认为只有在符合仁爱、遵循道义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忠勇，而白公胜为人偏执，虽然言出必践、事事躬亲却狂热而浮躁，并且很有野心，绝对不能召回。

叶公子高的劝告没有奏效，一年后，也就是楚惠王三年，子西将白公胜迎回了楚国，就此揭开了楚国又一轮内乱的帷幕。

白公胜奉命镇守吴、楚交界之地，屡次谏言要求伐郑，希望为父报仇。楚国非但没有满足他的愿望，还在楚惠王十年的时候出兵解救被晋国打得大败的郑国，就此结为盟友。这对于白公胜而言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意味着他的复仇计划遥遥无期。

对于白公胜而言，自己回到楚国，最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为父报仇，对象有两个，一是佞臣费无忌，由于楚昭王当初已经把费无忌满门抄斩，这个目标只好一笔勾销；二是郑国，虽然当初是太子建对好心收留他的郑国做了不义之事，死有余辜，但白公胜可不顾这些。白公胜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至于他的诺言以及践诺的行动是否合乎道义、公理、人心，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白公胜的伐郑理想遭到了现实的阻挠，而这个“现实”，正是源于他的两个叔父，也是楚国的实权人物——子西和子期。白公胜对二人充满怨恨，不在于他们阻碍了自己的复仇，而在于他们阻止自己去实现当初的誓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样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会加以扩大，这是以下犯上者的共同特点。白公胜也不例外，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谋逆对象从子西、子期扩大到了楚惠王，而行动的最终目的也变成了让自己成为楚国的新君。

白公胜的狼子野心一开始没有引起子西的警惕。有一天子西的儿子平看到白公胜在亲自磨剑，便问何故。白公胜倒是直言不讳，说要杀掉他的父亲子西。平不敢怠慢，将白公胜的原话转告给了子西，子西竟不以为然地说白公胜就是自己庇护下的一只蛋，白公胜知道后杀意骤起，立誓要让子西不得善终。

白公胜在蛰伏的同时也在组织自己的队伍。他的心腹石乞给他推荐了一位可以力敌千钧的猛士熊宜僚，无奈不论二人如何软硬兼施，熊宜僚都不愿为他们去行不义之事。二人只好怏怏而回，石乞欲杀熊宜僚以防走漏风声，白公胜却相信熊宜僚虽不与其共谋，却也不会为了利益而出卖他们。

白公胜曾与孔子座谈，问孔子说自己私密的事情能否对别人说，孔子不答。白公胜再问说倘若把石块投入水中，会如何。孔子对曰善水者会将其捞出。白公胜说看来还是不能将私事外泄于人啊。孔子说这取决于外泄给谁了。

白公胜的野心人们也并非察觉不到。一日，石乞与屈建共饮，屈建问说白公胜是不是要作乱了。石乞欲盖弥彰，说没有这事，白公胜手下亲信不过数人，军力不满一千，怎么可能叛乱。屈建一针见血，说这就是他叛乱的原因，因为他并没有按照礼仪标准行事，显得心怀鬼胎。

楚惠王十一年，白公胜打败了进犯的吴军，便以向楚王进献战利品为由率军来到了国都，趁机杀入宫城，处死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

白公胜有勇无谋，凭着血气之勇控制了宫廷，却在如何处理国库和处置楚惠王的问题上没了主意。石乞建议把事情做绝，杀楚王、焚国库。白公胜犹豫不决，认为此乃不吉之举，况且烧了国库如何维持国家用度呢。

白公胜的政治资本也随着他的胡作非为而消耗殆尽。人们出于他是太子建的遗孤在一开始对其抱有同情，但是他在楚国上下正在齐心合力谋求稳定、发展的时候再度将楚国拉入内乱之中，与人心相背。对子西、子期两位人望颇高的大臣的无故滥杀更是暴露出了他残忍狰狞的面目。由此，白公胜落入了一个独木难支的境地。

在这样的局面下，白公胜也不敢贸然称王，于是他推出了自己的叔父子闾。子闾是楚昭王的哥哥，楚昭王死后曾经有机会登上王位，但他辞谢了，并且一力扶持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位，因此在宗族之中享有很高威

望。白公胜希望利用他的名望稳定局势，但子闾不愿成为白公胜的傀儡，结果被恼羞成怒的白公胜杀死。

当初力劝子西不要迎回白公胜的叶公子高顺应民意，挥师杀奔国都，在民众的里应外合下剿灭了白公胜的部队。白公胜人心尽失，众叛亲离，独自出逃，被申鸣杀死在野山之中。

申鸣其人，是楚国的大将，以孝闻名，白公胜作乱，一力邀其入伙，并以其父性命作为要挟，申鸣无奈只得相从。申鸣杀白公胜，其父却为石乞所害。申鸣认为自己既失身从贼，又不能保全父亲，做了不忠不孝之人，遂自刎而亡。

由此，白公胜之乱在叶公子高的手里得到了平息，楚惠王回到了国君的宝座上，子西、子期的儿子分别接任了父亲的职位，楚国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第九章　大国中兴，好运与智慧兼具的齐景公

天上真能掉馅饼

正当称霸多年的晋国人心尽失，雄踞南方的大国楚国也几乎被毁于一旦之际，沉寂多年的齐国又悄然复苏，一位英主的即位使齐国人又看到了称霸的曙光，然而这位英主的即位却是一场内乱造成的意外。

齐国棠公和东郭偃是亲戚关系，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而东郭偃又是崔杼的家臣。崔杼是齐国重臣，政绩卓著，对外征战也是战功赫赫，深得齐灵公器重。崔杼经常陪同太子光造访其他诸侯国。齐灵公死后，太子光即位，史称齐庄公。

齐庄公和他父亲一样对崔杼宠爱有加，君臣关系非同一般。

且说棠公仙逝，东郭偃和崔杼前去吊唁。看到棠公美貌的妻子之后，崔杼心为所动，于是旁敲侧击地暗示东郭偃，想娶他的姐姐过门。东郭偃乃是聪慧之人，并且对易经卜卦颇有研究，于是对崔杼讲："男婚女嫁不仅要门当户对，而且要辨别姓氏，姓名匹合方可嫁娶，我是桓公的后代，您是丁公的后代，不可结为亲缘。您如若不信可以卜卦以看吉凶。"

崔杼回去之后占卜，求得《困》卦变成《大过》，许多太史都认为这是吉兆之卦，只有宋文子面露担忧之色，对崔杼说："丈夫像一阵风，风把妻子吹落，这样是不能嫁娶的。这个卦的爻辞说：'被石头困住，坚守在了蒺藜之中，走进屋子便看不到妻子。'这是凶兆的表现。被石头所困，这代表着如果前去的话，一定会失败。坚守在蒺藜中，这意味着所要依靠的东西会让人手上。走进屋子看不到妻子，是凶兆的表现，这意味着你将无家可归。"

崔杼此时心中早已对棠妻痴迷不已，全然不顾宋文子所说，反驳他："棠妻乃是一寡妇，她死去的丈夫已经应验了她的凶兆，我再娶她又有何妨?"于是不久之后，崔杼摆酒设宴迎娶棠公之妻棠姜过门。

怎奈宋文子所言一语中的，由于崔杼乃是齐庄公重臣，所以齐庄公经常到崔府与其会面，见到崔杼美貌之妻，齐庄公也是垂涎三尺，一来二去，便与棠姜有了苟且之事。

齐庄公每一次到崔家与棠姜私通，都会把崔杼的一顶帽子赐给别人，手下侍从认为庄公此事做得欠妥，劝他不要如此羞辱崔杼。可是庄公却以此为荣，仍然我行我素。崔杼得知此事，虽然面不敢言，但是心中对庄公恨之入骨，想要找个机会杀掉他。

此时晋国内部发生了动乱，齐庄公想趁机灭掉晋国，于是派兵攻向晋国都城。崔杼心中暗想可以杀死齐庄公来讨好晋国，可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崔杼找到了一个叫做贾举的侍从，贾举刚刚被齐庄公处以鞭笞的刑罚，因此对他怀恨在心，便与崔杼勾结在一起，商量杀死齐庄公的计策。

转眼到了五月，这天齐庄公在北城设宴款待前来朝见的莒子，崔杼称病没有前来。转天，齐庄公来到崔府看望生病的崔杼，名为看望实为借机与棠姜私通。棠姜进到室内，崔杼则阴沉着脸走了出去，齐庄公高兴得拍着柱子唱歌。

贾举这时候让齐庄公的随从都退到门外，自己带着几个甲士走进房间，关上了大门。进到房间的贾举和甲士见到作乐的齐庄公立马掏出利器，齐庄公见情形不对，迅速跳上高台，央求贾举免其一死，众人没有答应；齐庄公又请求在太庙自刎，还是没有答应，说："崔杼大人现在正病得厉害，我们不能按您所说的要求去做，我们奉命巡夜搜捕淫乱之人，其他的命令一概不得而知。"齐庄公见求生无望，求死不能，便跳墙想要逃跑。这时有人射箭击中了他的大腿，齐庄公掉到了墙内，众人一拥而上杀死了他。

崔杼并没有把齐庄公的尸体埋葬在城北，而是安葬在了士孙之里，陪葬品有四把长柄扇，没有武器、盔甲，送葬的只有七辆破旧不堪的车。

齐庄公死后，崔杼展开了"清洗"，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偃堙都被杀死。赶回复命的祝佗父还没有脱下官帽就被杀死在崔杼的家里。申蒯作为管理渔业的官员，对自己的家臣头子说："你赶紧带上我的妻子孩子逃走，我准备一死。"家臣头子却说："我不能扔下您就走，那样做太没有道义了。"于是申蒯和家臣头子双双自杀。

太史在对这一事件的记录中明确记载了是崔杼杀死的齐庄公。于是崔杼杀死了太史。后来太史的弟弟步其兄后尘，兄弟二人皆死于崔杼足下。再后来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也记录崔杼杀死齐庄公的经过，这一次崔杼放手没有再去追究。南史先前听说太史兄弟都被崔杼杀死，于是愤愤不平地拿着自己写好的竹简前往讨回公道，可是听说最后是按照真实情况记载之后，南史便欣然返回。

闾丘婴想要逃跑，他将自己的妻子用车帷包起来，放到了车上，然后

和申鲜虞一起仓皇而逃。途中，申鲜虞将闾丘婴的妻子从车上扔了下去，然后说："君主昏庸愚昧我们不能改正他的错误，君主处在危险境地的时候我们不能救驾，君主被人杀害我们不能以身殉国，如今狼狈逃跑，却只知道把自己的妻子用车帷包起来，不管我们最后逃到哪儿，有谁愿意接纳我们？"

二人的马车走到了弇中狭道，准备休息一夜。闾丘婴说："崔杼、庆封有可能来追杀我们！"申鲜虞毫无惧色道："如果是他们二人前来，我们人数相当，有何畏惧？"于是二人就住了下来。吃过饭喂饱马之后，二人头枕着缰绳入睡，醒来之后继续赶路。到了弇中，申鲜虞说："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崔杼、庆封如果派人来的话，我们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二人赶着马车来到了鲁国。

晏子站在崔杼家的门外，侍从说："您准备以死以谢国恩？"晏子说："君主不是我一个人的君主，我为何要死？"侍从说："您准备逃跑吗？"晏子说："我又没有罪，为什么要逃？"侍从又说："你回去吗？"晏子说："君主都没有了，我们回到哪里去？君主既然被称作君主，难道只是为了喝令百姓？顺应民意、管理朝政才是主要任务。作为人臣，难道只是为了拿取俸禄？辅佐君主使国家富强才是臣子应该做的。如果君主的死是为了国家而死，逃亡是为了国家逃亡，那么我们为他而死、逃亡都是值得的。如果君主的死是因为他自己而死，那么除了那些他非常宠爱的人，谁又敢承担这个责任？如果别人是因为有了新的君主才杀死了他，那么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为他而逃亡？我又能回到哪里？"

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子进去之后号啕大哭，头靠在尸体的腿上。崔杼的手下这时候建议他杀掉晏子，可是崔杼说："他是受到老百姓拥戴的人，如果我杀了他，岂不是失去了民心？"

庄公死后，崔杼拥护景公继承大统，自己则出任宰相，庆封为左相，与国内人相约在太公宗庙结盟，崔、庆二人巩固了在朝中的权势。晏子这时候只能仰天长叹："婴如果不依附忠君利国的人，有上帝为证！"

齐景公本来是齐灵公的幼子，没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却因为这场内乱得以即位为君，可谓因祸得福，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是此时齐国仍然把持在权臣手中，想要真正掌握大权，齐景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求求你，帮我杀了我儿子

齐景公即位后，因其尚且年幼，朝廷大权旁落到崔杼手中。崔杼独断

专权，迫害异己，庆封想要扳倒这个朝廷中的最大政敌，便想方设法地杀掉崔杼，以取代他的位置。

此时，崔杼家中出现内乱，庆封认为这是除掉崔杼的大好时机。他暗地里和崔氏子弟相勾结，资助崔杼的嫡子崔成和崔强兵器，杀掉了崔家的家臣棠无咎和东郭偃。闻听此事，崔杼既感到气愤又非常伤心，他将家中的这一幕惨剧告知了庆封，庆封装作一无所知，对崔杼说："这两个逆子竟敢以下犯上，我愿意帮助您教训一下他们！"崔杼天真地相信了庆封，说："如果你能帮我除掉这两个逆子，我愿意让我的儿子崔明认您为义父。"

得到崔杼的准许之后，庆封立马召集家中的甲士，让家臣卢蒲嫳带领一队人马杀了崔杼妻妾全家，所有的车马兵器都据为己有，而且放火烧了崔杼家的宅院。次日，庆封提着崔成、崔强的首级来向崔杼复命。崔杼看到两个儿子的脑袋，失声痛哭起来，此时他非常后悔让庆封这么做，但是因为先前已经允诺过庆封，所以强忍着悲痛对庆封称谢。

在回家的途中，崔杼悲伤过度，最后恍然大悟这是庆封的计谋，可是为时已晚，他在车上自缢身亡。

崔杼死后，庆封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庆封对朝政并无太大兴趣，整日饮酒作乐、骑马打猎，国家的事全权交给了庆舍。后来，庆封带着妻妾来到卢蒲嫳家里享乐多日，朝廷中如果有庆舍无法定夺的大事情，官员们就会到卢蒲嫳家里拜见。

此时，庆封下了一条命令，说凡是逃亡在外的人，只要知道崔杼余党的消息，就可以回国报告，并且免除先前的罪名。卢蒲癸于是回到齐国，到庆舍的家里做了一名家臣。卢蒲癸办事能力很强，深受庆舍的器重，后来庆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卢蒲癸。

这时候庆舍家中其他的家臣问卢蒲癸："婚嫁往往都要避开同宗，禁忌同姓之间通婚，可是您为什么却不在意这些？"卢蒲癸说："既然连同宗都不避讳我，我又有什么好避讳的？这就好比作诗，有时候我们就会断章取义，我现在只要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行了，同不同宗的事情我没有心思管那么多。"后来，卢蒲癸又向庆舍推荐王何，说是他让自己回国的。后来两人都得到了庆舍的重用，成为贴身卫士。

卿大夫在朝廷办公用餐的时候，应该每天有两只鸡，但是经常被人在厨房里偷偷地换成了两只鸭子，并且把里面的肉都拿了出来，只给卿大夫送汤。卿大夫子雅、子尾知道其中的真相后非常生气。

庆封将这件事告诉了卢蒲嫳，卢蒲嫳说："把他们比作禽兽，今天我就要睡在他们的皮毛之上。"于是卢蒲嫳将这件事情转达给析归父，让他跟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平仲说："我等还不能为人所用，即使说才智过人但是也没有好的主意，不过这些秘密我们发誓不会泄露半句。"析归父说："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绝对相信您的为人。"

随后，卢蒲嫳又将此事告知北郭子车，子车说："每个人侍奉国君的方法不一，这是我能做到的。"

种种情况让陈文子很是担忧，他对陈无宇说："国家的灾难恐怕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呢？"陈无宇说："在大街上得到庆封家族的一百车木头。"陈文子说："可以谨慎地保守住就行了。"

其实，卢蒲癸和王何并非与庆舍一心，卢蒲癸一心想为齐庄公报仇，他向庆舍推荐王何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帮手伺机除掉庆氏在朝廷中的势力。

这天，卢蒲癸和王何为除掉庆舍而占卜，他们把卦象拿给庆舍看，说这是有人为了报仇所进行的占卜。一天，庆封来到菜地打猎，只有陈无宇跟随。这时候，陈文子召陈无宇回去，陈无宇向庆封请假说："我母亲生病了，希望回去探望。"庆封这时给陈无宇的母亲占了一卦，结果是死卦，庆封也感到很伤感，于是就让他回去了。庆嗣听说陈无宇不在庆封身边，深感大事不好，赶快通知了庆封，让他回去，不然在秋祭的时候一定有大的祸患发生，如果此时回去，祸患还能够躲过。

可是庆封对庆嗣的话全然不听，庆嗣无奈地说："我必须逃走了，如果能逃到吴国、楚国就说明我的命大。"陈无宇渡过河之后将桥梁和船只全部破坏。

卢蒲姜对卢蒲癸说："如果想要事情成功，你必须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卢蒲癸于是将事情告诉了卢蒲姜。卢蒲姜说："我父亲是一个性格固执的人，其他人不会说动他，还是让我去试一试。"

秋祭在太公庙举行，庆封亲自主持。卢蒲姜告诉他有人会借秋祭发动叛乱，劝他不要去。庆封全然不听，并且不相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造反，最终亲自前往太庙。

祭祀进行的时候，卢蒲癸和王何突然手拿寝戈，庆氏带领他的甲士将公宫全部包围。陈氏、鲍氏等观看养马人表演，因为担心庆氏的马会受惊，于是先前给它喝了一些酒。此时，栾氏、高氏、陈氏、鲍氏的兵士穿上了庆氏的皮甲，从袖子中抽出了槌子，敲了三下门，卢蒲癸向庆舍的后边刺去，王何则用戈猛击庆舍的左肩。庆舍手中没有兵器，只得一手拿着酒壶向攻击他的人扔去，另一只手抓着庙宇的椽子，不过最后庆舍还是被杀死。见到此景，齐景公非常害怕，鲍国说："大臣们是为了您才这么做的。"陈须无带着齐景公回到宫里，脱去祭祀的服装来到内宫，日后景公开始亲自

管理朝政。

庆封听说儿子被杀，非常愤怒，派兵攻向王城，可是王城坚不可摧，士兵们只能纷纷溃散。庆封在齐国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于是逃到吴国，吴国国君将朱方这个地方交给了庆封，封给他为采邑，领取高额的俸禄，日子仍然十分富足。

庆封的现状被鲁大夫子服惠伯知道后，他对叔孙豹说："这是老天有意给这个淫人赐福吗？"叔孙豹说："富足对于善人来说是一种恩赐，而对于淫人来说则是灾祸，依我看，庆封的好日子到头了，庆封的全族将要全部被消灭。"几年之后，楚国率领各个诸侯国向吴国发起进攻，庆封全族上下被楚国人杀死。

矮个子的大事业

管仲之后的一百年的时间里，齐国又出现了一位可以与之齐名的相臣，他便是晏婴。晏婴生在齐国的乱世时期，先后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经历了崔杼和庆封两场朝廷的内乱。

春秋中期，战乱不断，曾为联盟盟主的晋国想要向齐国发起攻击。之前，晋国为了能够更详尽地掌握齐国的情势，派大夫范昭来到齐国都城。齐景公设宴款待范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范昭借着醉意让齐景公为他敬一杯酒。齐景公命旁边的侍从将自己所用杯子的酒递给范昭，范昭接过酒一饮而尽。

这一幕看在晏婴的眼里，当范昭喝完酒，晏婴立马大声喊道："赶快将这个杯子扔了，君臣之间岂能互换杯子，这不合乎礼节，这是对我主极大的不敬！"范昭之所以这么做确实是为了试探齐国人的反应，没想到这点阴谋诡计还是让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之后，向晋平公汇报，认为目前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最好时机，齐国有晏婴这样聪慧的贤臣，如果贸然出兵，不会有必胜的把握。晋平公权衡再三，觉得范昭说得有道理，便放弃了进攻齐国的打算，这便是"折冲樽俎"的典故。

晏婴的外交智慧还远不止这些，一次出访楚国，晏婴走进安排的馆驿之后，和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率先向晏婴发难："我有一事不明，齐国建国以来兵甲数万，富甲一方，成为谁都不可小视的大国，但为何只有齐桓公的时候称霸中原一时，现如今却不能领导各路诸侯了呢？我觉得以晏相国您的才智，再让齐国崛起实在是绰绰有余，可是如今却反倒和我们楚国结盟，我实在是不理解。"

晏婴回答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从周朝天子被架空之后，诸侯各国连年征战，我齐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于中原地区，天意为主，人为因素次之。况且晋文公如此雄才大略之人也有过逃亡的经历；秦穆公在西戎称雄，国力盛极一时，可惜其后代没有文韬武略之人，国力也就日渐衰弱。

"你们楚国，楚庄王之后经常受到吴国和晋国的骚扰，常年被战争拖累。难道只有我们齐国积弱不成？今日与你们楚国结盟，只是出于邻国友好往来的目的，你作为楚国的大臣，怎么会问出如此没有水准的问题？"

下大夫哑口无言，上大夫此时又不服气地质问道："齐国内乱不断，许多大臣为君而死，可是您作为堂堂的相国，既不讨伐乱臣贼子也不为君王殉国明志，您难道就不觉得愧不可当吗？"

晏婴厉声反驳道："这些都是小节，成大事者不能拘泥于小节，为君主舍命首先君主得是为国家社稷而死，君主如果是一个昏庸荒淫之人，做大臣的为何要为其而死？在我看来，那些死的人愚蠢之极。我之所以不动声色，并非因为我贪图权位，而是留下来迎接新君明主。如果每个人都离开了朝廷，谁来辅佐新君，谁来振兴国家？内乱任何国家都发生过，你们楚国难道没有吗？"

上大夫无话可说，这时候又有人出来说道："自古经天纬地之人都是仪表堂堂，可是晏相国你的身材矮小瘦弱，只是一个耍嘴皮子的说客，没有真本事，这种欺世盗名的事情你不觉得可耻吗？"

"锤小而重千金，桨长而被水淹，商纣王仪表堂堂却是亡国之君。我虽然没有高于他们的本事，很惭愧职于相位，我也不是和您争口舌之利，您问我问题，难道让我闭不作声吗？"

晏婴接二连三的回答都令对方无所适从。晏婴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在朝廷之内，晏婴则是一位仁臣，他屡次向齐国国君进谏，辅佐君主管理朝政，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都非常信任他，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比为管仲。

晏婴礼贤下士，爱民如子，他倡导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晏婴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一旦遇到大的灾荒，晏婴就会将自己家的粮食发放给灾民，并且建议国君放粮赈灾，因此晏婴深得百姓的爱戴。

在春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晏婴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齐国准备攻打鲁国，他劝谏齐景公"请礼鲁以息吾怨，遗其执，以明吾德"。齐景公最后接纳晏婴的陈谏，没有向鲁国发兵。

晏婴是齐国的三朝元老，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在管理国家上，他一

直遵循“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的观念，从来不为自己的族人谋私利，也从来不接受下属送来的礼物，有时甚至将自己的俸禄周济给生活困苦的百姓。晏婴生活简朴，饮食以粗茶淡饭为主，穿衣都是“缁布之衣”，住所十分简陋，乃是“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之所。

晏婴性格谦和，孔子评价他是：“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可以看出他的谦和与大度。晏婴生性乐观，淡泊名利，对死亡态度漠然，他认为人总是要死的，不管你是奸佞小人还是正人君子；不管是穷苦百姓还是达官显贵，死亡都是最后的结局，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国家社稷、黎民百姓多做一些事情，在晏婴看来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后人为晏婴撰有《晏子春秋》，这本书记录了春秋时期晏婴的思想、言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言行集。书中内容主要记述了晏婴和齐国国君的对话以及他为政期间发生的事情，语言生动、简练，将晏婴的形象非常传神地表现出来。书中的寓言故事大多以晏婴为中心，具有完整的情节，主题明显，讽刺性极强，对后人在对外交往和为人处世方面具有很大的帮助和启迪。

从田穰苴到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本为田姓，是田完的后代。齐景公的时候，晋国和燕国分别派兵侵犯齐国的城池，晋国攻打齐国的甄城和东阿，燕国则举兵进犯齐国处在黄河南岸的领土。面对来敌，齐国军队节节败退，齐景公为此特别担心，苦于没有一个可以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这时候，相国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身为平民的田穰苴。晏婴说：“田穰苴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他文韬武略，能够让全军将士接受他的指挥，并且能让敌人对他感到恐惧。希望你能够重用。”齐景公觉得晏婴推荐之人应该不会错，于是便下诏召见田穰苴。在交谈之中，齐景公和田穰苴共商军国大事，田穰苴侃侃而谈，对天下之事分析得准确透彻，令齐景公非常高兴，立马封他为将军，领军去和晋国、燕国作战。见到齐君如此看重自己，田穰苴谦虚地说：“我的地位非常卑微，一下子成为了将军，位置比大夫还要高，我想在军队中不会服众，百姓也会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我在军中没有树立权威，很难让全军将士团结一致，所以没有十足的把握取得战争的胜利。”

齐景公说：“那你想怎么办?”

田穰苴说：“希望您能够派一名宠信的近臣作为我的监军，这样我们便

可以出征了。”其实这也正符合了齐景公的意愿，派一名自己的心腹到军中，一来可以保持君主在部队里的威望，二来可以作为自己的眼线，回报军中的情况。于是齐景公爽快地答应了田穰苴，派宠臣庄贾去做监军。

和齐景公辞行之后，田穰苴找到庄贾，和他约定好次日会面的时间和地点。等到第二天，田穰苴早早地来到之前约好的军门前，竖起了一块用来计时的木表和漏壶，专门用来等待庄贾。这个庄贾平日里仗着受到齐景公的宠爱骄盈显贵、作威作福，这回也没有把监军这个职位放在眼里，认为自己是这个军队的首领，任何人都要听他的。于是庄贾在临走前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饮酒作乐，一下子就忘却了时间。

到了正午时分，田穰苴见庄贾还没有赶来，便气愤地踢碎漏壶，打倒木表，回到军营之中巡视、整饬军队，现场订立了诸多军规。等到这一切准备完毕，天色也暗了下来，庄贾这才不慌不忙地来到军门前。田穰苴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晚，庄贾不屑地解释说，是亲戚朋友前来送行，所以耽搁了。田穰苴厉声道：“作为军队的将领，从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其就要忘记个人的交情、家庭和一切有碍于行军的事务，百事军令先。一旦交战的话，连自己的性命也要忘记。

“如今，晋国和燕国对我们齐国的领土不断地骚扰，眼看就要深入国境，况且国内骚乱还没有平定。前线的战士们已经浴血奋战多时，国君吃不下、睡不着，全国百姓的生命都维系在我们身上，怎能因为你的亲戚朋友为你送行而耽搁呢?”说完，田穰苴叫军正过来，问他军法规定对迟到的人应该怎么处罚。军正说：“应当斩首。”庄贾听后非常害怕，派人飞快地报告齐景公，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不过还没等送信的人赶回来，田穰苴便按照军法将庄贾斩首，见到田穰苴斩了君主钦封的监军，三军上下为之一震。

没过多久，那个送信的使者回来了，手中拿着齐景公的特赦免死令牌，驾着马车冲进了军营之中。穰苴说：“将在军中，君令有所不受。”随后又问军正说：“私自驾驶马车在军营里快速奔驰，这在军法上是怎么规定的?”军正说：“军法规定当斩。”使者听了非常恐惧，但是田穰苴说：“他是君主派来的使者，不能问斩。”于是就斩了马车上的车夫，杀了最左面的一匹马，砍断了车左边的一根立木，这一行为又让全体将士感到非常震撼。田穰苴命使者回去向齐景公报告，然后大队人马开始向前线进军。

军队行进的过程中，田穰苴对全体官兵关爱有加，士兵们安营扎寨，他就身体力行和大伙一起动手；士兵们挖井立灶，他就为其打水、点火；有的士兵在行进途中患上疾病，他不光探问疾病，而且专门安排医护人员

进行照顾，安排医药，总之，军中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田穰苴都会亲自过问，抚慰他人。不仅如此，田穰苴还大公无私，他经常把自己分配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款待伤病和作战有功的军人，自己每天则吃很少的粮食，没有特权，和士兵一样平均分配粮食，因此田穰苴在军中受到了广大官兵极高的拥戴。

这天，全军整装待发，准备出战。连身体患病的士兵也要求一同奔赴战场，为国英勇战斗。晋国军队见到作战勇猛、士气高昂的齐军，不得不往回撤退。燕国了解到齐军有这样一位英明神武的统帅，纷纷命令部队向黄河以北撤退，田穰苴命手下官兵全力以赴追击燕军，几场战斗下来，齐军收复了先前失去的领土，凯旋而归。

部队还没有回到都城，田穰苴就解除了战备状态，取消了先前制定下的规定和号令，宣誓立盟后才进入到国都。得到前线大获全胜的消息，齐景公高兴不已，他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城外迎接军队，为他们布置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奖赏犒劳了三军将士。

回到王宫的齐景公专门接见了田穰苴，封他为大司马，后来人们便尊称田穰苴为司马穰苴。

田氏家族的地位在齐国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这引起了其他氏族的嫉妒，高氏、鲍氏、国氏等部族在齐景公面前恶意中伤、诬陷田穰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齐景公听信谗言，解除了田穰苴的官职，田穰苴抑郁成病而死。

后来，齐威王派大夫研究从古到今所创立的各种“司马兵法”，将其归纳总结在一起，加上田穰苴所立兵法，合成一本书名叫《司马穰苴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司马兵法”大加赞赏，认为其宏大广博并且深不可测。

霸主轮流做，何时到我家

齐景公心中一直有光复齐桓公霸业的梦想，正是怀着这样的抱负，齐景公勤于政务，爱护臣民，任人唯贤，齐国的实力一天天地增长。对外交往中，齐景公不卑不亢，面对当时的霸主晋国，齐景公有力地维护了齐国大国形象。

有一次，齐景公前往晋国东城祝贺刚刚即位国君的晋昭公。宴会期间，两位君主进行了一场投壶游戏，晋昭公先开始投壶，晋臣中行吴赞美曰：“在我们的地方上有丰富的肉，有和淮河水一样多的酒，如果我们的国君能够投中，那么我们晋国可以成为各诸侯的统帅。”本来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